

# 弘一法师与居士佛教

韩秉芳

**内容提要：**弘一法师震人心魄的人格魅力，给近代诸多文人、学士留下深刻的印象与影响。他重振南山律宗，更注重培育居士佛教，特别是在知识阶层推广居士佛教方面的贡献，为佛教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。

**关键词：**弘一法师 人格魅力 居士佛教

**作者简介：**韩秉芳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。

我是一个研究历史的学子，但真正认识弘一法师，始于1982年秋到东南沿海做宗教调查的时候。先是在杭州虎跑泉旁，见到标有“弘一法师在此出家”的残破寺庙，又到福建泉州清源山，参访了弘一法师最后生活的地方——晚晴室，才对和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产生了敬意，生起深入探究法师的愿望。

## 人格力量大于天

人格是一个有着颇多界说的概念，在不同学科、语境中，其内涵各有侧重。在心理学意义上，人格是一个人各种心理特征的综合或基本精神面貌，是人类社会中最具感染力和影响力的一种精神力量。一句话，人格作为一个整体系统，是个体自我的多方位的映射，是人的文化存在的方式。

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青年时曾与弘一法师有“一面之缘”，其人格感召力却令他终生铭记。他在晚年写道：

他的清风亮节使我一见倾心，但不敢向他说一句话，他的佛法和文艺方面的造诣，我大半从子恺那里知道的。子恺转送给我不少的弘一法师练字的墨迹，其中有一幅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中的一段偈文，后来我任教北京大学时，萧斋斗室里悬挂的就是法师书写的这段偈文，一方面表示我对法师的景仰，同时也是作为我的座右铭。<sup>①</sup>

而著名的装帧大师，篆刻家钱君匋则说得更为生动形象：

我见到他以后的虔敬，不亚于见到祖父一样，一阵清凉之气从我脊梁上向全身扩散开来，人间一切俗质伪饰，在一刹那间都净了。<sup>②</sup>

阅历更深一层，做为作家的叶圣陶老先生，眼力更加独到。他在回忆在上海开明书店做编辑时，几个朋友宴请弘一法师之后的情景时，廖廖数笔，把法师的形象为人，合盘托出：

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，燥急全消，到处自得；似乎他以为这世间十分平和，十分宁静，自己处身其间，甚而至于会把它淡忘。这因为他把所谓万象万事划开了一部分，而生活在留着的一部分内之故。<sup>③</sup>

① 李叔同：《心与禅》<代序二：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事的事业>，第7页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。

② 《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·忆弘一法师》中国编译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25页。

③ 《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·两法师》第25页，中国编译出版社，2006年。

上文所举朱光潜、钱君匋和叶圣陶三位，一为美学大师、一为篆刻家、一位著名作家。他们与弘一法师交往不多，有的仅是一面之缘。可是都为弘一法师的人格魅力所震慑，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。当他们见到弘一法师时，感受到的既不言他的穿戴衣帽，也不谈他的身材壮伟、容颜美丑等，这些感观上的映像，第一位的是心灵上的感化力，人格的魅力，慑人心魄！

李叔同常引古人裴行俭的话：士以致远者，当先器识而后文艺。教导学生们首先要人格修养，次重文艺学习。应使文艺以人传，不可人以文艺传。这种人格的感召力，早在其未出家之前，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教师的时候，就已初露锋芒，为全校的学生和老师所折服、所称道。当时任一师的学监、也是李叔同的知心朋友夏丐尊说：

李先生教图画、音乐，学生对图画、音乐，看得比国文、数学等更重。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。因为他教图画、音乐，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图画、音乐；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更好，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，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。……这好比一尊佛像，有后光，故能令人敬仰。<sup>①</sup>

正是在李叔同先生的人格感化下，受他教授的学生，遵从他的教导，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成长出如丰子恺、刘质平等一批人才，以后终于成为了著名的艺术家、作家和教育家。

## 弘一法师与居士佛教

1918年7月，李叔同在38岁时义无反顾出家当和尚，献身佛法，绝非偶然。更不是遁入空门，或所谓的“逃禅”。考究他的生活履历，社会浮沉，心路历程，他的出家，实属蓄之已久，势在必行也。

起始于童稚时。父李世珍在叔同五岁时（实为四岁）因病去逝。其父信佛，老而更趋虔诚。当他病重而感到大行将至时，就坚决停药，请僧人颂佛经，他在缭绕经声中，安然谢世。而当幼子进停灵房，“掀帏探视，父安祥若熟睡”。惊鸿一瞥，肇端终生。佛法从此在幼小心灵中扎下无法磨灭的深根，尽管此后人事沧桑，而潜意识中的“佛根”丝毫未泯！

人生路上，李叔同“为翩翩之佳公子”风花雪月，春风得意；“为激昂之志士”，慷慨悲歌，愿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；“为多才之艺人”，戏剧舞台上的茶花女，文章圣手，书画称绝；“为严肃之教育者”，杏坛称奇，桃李纷芳。但是，在每个阶段上，他都留有佛的印迹。

如“佳公子”期，1902年左近，在上海南洋公学时，撰写了《文野婚姻》剧，最后留诗四绝句，最后一首：“誓度众生成佛果，为现歌台说法身。孟旗不作吾道绝，中原滚滚皆胡尘。”

如“激昂志士”期，1908年在日本留学，写诗《初梦》，有言曰：“妙莲华开大尺五，弥勒松高腰十围”。而在1905年则有佛教歌曲《化身》有词“化悟河沙数，发大音声。尔时浸佛出世，瑞霭氤氲。”

如“多才艺人”期。李叔同入西泠印社，为手书《梦网经》。篆刻大师吴昌硕曾有《题弘一大师手书〈梦网经〉》一诗。其诗曰：

昔闻乌柏称禅伯，今见智常真学人。  
光景俱忘文字在，浮提残劫几成尘。  
四十二章三乘参，镌华石墨旧经龕。

① 《丰子恺静观尘世》第79页，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0月。

摩挲玉版珍珠字，犹有高风继智昙。

如“教育者”期，则多有吐露心声。在1916年阴历八月十九日致学生刘质平的信中言：“（六）宜信仰宗教，求精神上之安乐（据余一人之所见，确系如此，未知君以为如何？）”<sup>①</sup>到1917年阴历一月十八日致刘质平信中，已明确告知：“鄙人拟于数年之内，入山为佛弟子（或在近一二年亦未可知，时机远近，非人力所能处也”。现已陆续结束一切。<sup>②</sup>距出家日还有一年多时间，李先生则已定出日程，按步践行矣。而在1918年2月致刘的信中，则说得更具体肯定：

不妄自知世寿不永，又从无始以来罪业至深，故不得不赶紧修行。自去冬受马一浮大士之董陶，渐有所悟。……初即入山习静，不再轻易晤人。剃度之期，或在明年。<sup>③</sup>

实际上，李叔同就在这年的正月十五日到虎跑寺观出家人的剃度礼时，就正式向法师归依，成俗家弟子，法名演音，字弘一。

李叔同在38岁时出家，成为弘一法师，完全是出于志诚本心，是勇猛精进，是人生路途上从求物质满足到追艺术上崇高精神，而最终升华到灵魂的解脱，即登上人生的最高层。诚如弘一法师的得意门生丰子恺所言：“李先生为什么不做教育家，不做艺术家，而做和尚呢？……用高远的眼光，从人生根本上看，宗教的崇高伟大，远在教育之上。……真正的佛教，崇高伟大，胜于一切。”<sup>④</sup>又谓：“世间一切事业，没有比做真正的和尚更伟大的了，世界一切人物，没有做真正和尚更具大丈夫相的了！”<sup>⑤</sup>弘一法师的至友夏丐尊说得更是入木三分。他说：

像他（弘一）那样的人，是于过去无量数劫种了善根的。他的出家，他的弘法度生，都是夙愿使然，而且，都是稀有的福德，正应代他欢喜，代众生欢喜。<sup>⑥</sup>

正因为有弘一法师出现在近现代中国佛坛，使中国佛教重振南山律宗，为佛教复兴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，也为佛教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，推动了居士佛教的发展。丰子恺先生曾对弘一法师弘法业绩有简括的评价：

法师的僧腊二十四年。这二十四年中，我颠沛流离，他一贯到底，而且修行功夫愈进愈深。当初修净土宗，后来又修律宗。律宗是讲究戒律的，一举一动，都有规律，严肃认真之极。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。数百年来，传统断绝，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，所以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。<sup>⑦</sup>

在此还要特别追述一下弘一法师宣扬佛法，培育居士佛教，特别是在知识阶层推广居士佛教方面的贡献。

弘一法师曾当众向夏丐尊说：“我的出家，大半由于夏居士的助缘。此恩永不能忘！”夏先生却自我解嘲地说：李先生的出家，是他多年的夙愿，我只是在他归依三宝未做出最后出家决断之前，一次偶然在西湖茶亭陪李先生躲避学校中烦嚣时说了一句：“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，索性做和尚倒爽快。”不料一句气话竟一语成谶，促使李先生立马做出到虎跑寺出家当和尚的行动！事后想来，还觉得后悔自己的唐突呢！由此可见得夏丐尊也有向佛之心，但却远不及李叔同的虔诚果敢。在夏先生所

① 见李叔同：《心与禅》第194页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5月。

② 同上，第196页。

③ 李叔同《心与禅》第200页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。

④ 《丰子恺静观尘世》第76—77页，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0月。

⑤ 同上，第80页。

⑥ 夏丐尊《白马湖之冬》第136页，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。

⑦ 李叔同《心与禅·代序》第5页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。

写的《我的畏友弘一和尚》一文中写道：

出家后，对我督教期望尤殷，屡次来信都劝我去执，勿自放逸，归心向善。……和尚（在信中）说我执着于“理”，忽略了事的一面，为我说过“事不二理”的法门。书信中不再苦劝，而时常见到“衰老浸至，更宜及时努力”珍重等，泛劝的话而已。<sup>①</sup>

可见得弘一法师对这位颇具佛性的老友，时时“督教”，以坚定居士佛心。在1918年阴历六月十八日弘一法师有一封致夏先生的信，读之令人动容，足见和尚劝人心切殷殷。现抄于后：

丐尊大士座下：

赐笺敬悉。居士戒除荤酒，至善至善。父病日剧，宜为说念佛往生之法。临终一念，最为紧要（临终时，多生多劫以来善恶之业，一齐现前，可畏也）。但能正念分明，念佛不辍，即往生可必（释迦牟尼佛所说，十方诸佛所普赞，岂有虚言）。自力不足，居士能助念之，尤善。

劝亲生西方，脱离生死轮回，世间大孝，宁有逾于是者（临终时，万不可使家人环绕，妨其正念。气绝一小时，乃许家人入室举哀，至要至要）。<sup>②</sup>

诵读这封信，令人深切感动。弘一法师不仅殷勤劝勉夏居士，还诚心细微地引领夏居士导其将亡父亡魂脱罪往生西方净土。此刻，弘一不意中脑海里又回到了他本人孩提时面对亡父超度的那一幕……于此可见弘一法师弘扬佛法，普度众生之大愿大悲心！

在弘一法师献身佛法，虔行遵戒律的影响下，在上海、杭州、浙闽等广大地区，与法师或师、或友、或弟子、或途侣，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知识分子居士群体。其中有弘一法师无私供其留学日本的学生弟子，且情同父子的刘质平居士，后成就为成绩卓著的音乐教育家；有弘一法师的得意门生，终生忠心于艺术与宗教的丰子恺。到了他30岁时，终于皈依了弘一法师，成为在家弟子，赐法名“婴行”。此外，从李叔同的书信集中，从对弘一法师的回忆录中，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很多文化人来，在弘一法师的感召劝戒下，倾慕弘一人格魅力，心向佛法，成为素心居士，几不胜枚举。

夏丐尊在弘一法师归西一年之后的1943年，对弘一法师给予佛教居士群体的巨大影响力，曾有准确的总结。他在《弘一大师永怀集》序中写道：

综师一生，为翩翩之佳公子，为激昂之志士，为多才之艺人，为严肃之教育者，为戒律精严之头陀，而卒以倾心西极，吉祥善逝。其行迹如真而幻，不可捉摸，殆所谓游戏人间，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者。现种种身，以种种之方便而作佛事，生平不畜徒众，而摄受范围甚广。集中作者（或亲、或远、或一面为识者），凡所论述，皆各抒所感，伸其敬慕，……一月当空，千潭齐印，澄清定荡，各应其机。

文中最后偈语，寓意深广，说明弘一法师这位涵盖当代佛教的大师，“摄受范围甚广”，几无法罗列点数。故丰子恺有如下的评语：

闽中人士久受弘一法师的薰陶，大都富有宗教信仰及艺术修养。<sup>③</sup>

我在近30年中曾十数次到福建调研，亲自感受证明，丰子恺生前所作断语，千真万确，定而无疑。通过在福建城市乡村大量访谈、交友，深层次的交流，我体认到闽中人虽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，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，直到文革浩劫，但在大多数平民百姓，包括相当多的知识界——文化人，信仰情结

（下转第69页）

① 《白马湖之冬》，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24-126页。

② 李叔同：《心与禅·精寄云天》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202-203页。

③ 《丰子恺静观尘世》，长江文艺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81页。



雕有一尊坐佛，而在佛的头顶上便是那朵硕大的莲花花盖。当然，经文中并没有明确记载花盖具体是什么样子，从印度与中国所体现的这两种不同花盖样式上看，它反映出不同民族，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。

### 三、结语

佛殿顶部或立柱等处一再出现的花卉题材，象征的是现实散花供佛礼仪中真实的鲜花，这些花卉图案并非单纯的装饰，而是在建筑中承担着相应的礼仪功能。本文所举中、印石窟或地面寺院建筑的例子，只是众多实例中保存较好、较具代表性的几个。长久以来，笔者一直怀疑中国古建筑中所说的“天花板”与此有关。所谓“天花板”从字面分析，当是画有天花的板子，按“天花”一词本非中国文化固有，倒是与佛教关系密切，这在本文前面所举经典中已有涉及。今天，我们在内地很多寺院中仍然看到，佛殿天花板上绘制的一排排图案化的莲花，难道它们仅是单纯的装饰？在此，笔者臆测这些内地寺院屋顶上的平棋花卉，很可能体现的正是佛教古老的散花礼仪。其实不惟汉地，就是象斯里兰卡这样的传统上座部佛教国家，也普遍将这些花卉图案视为装饰，尽管这个国家散花供佛礼仪从未中断过。千百年来，这些花卉被表现在屋顶、立柱乃至地板上的形式被保留下来，但意义却随着时间的消磨而逐渐被人们淡忘。

（责任编辑 逸 轩）

---

（上接第77页）

结都相当强劲，不过有的表现得露骨直接，有的隐蔽在心灵深处罢了。

在这里，还要特别提及弘一法师在北伐战争时曾挺身护法，功德无量。1927年初，北伐军占领了浙江杭州。杭州省党部的激进者，竟做出毁佛像，没收寺院，甚至令僧尼相互婚配等过激过火的行动，引起社会上喧然大波，法师不顾革命暴烈的锋芒，挺身而出。邀激进派人士会面座谈，赠送佛法劝戒的字画，历陈佛教功德有利社会之道理，并婉言相劝。令这些激进者动容感慨，毁像灭佛之说之事有所收敛。

由于弘一法师临危不拒，挺身护法，避免了这场对佛法过大的冲击，使佛教整顿有所遵循。成为中国近代佛教史上护法的大德高僧，为后世矗立起一座丰碑！

1928年，弘一法师50岁生日时，与丰子恺共同合作《护生画集》，共绘五十幅画，配以弘一所作的诗，一一对照。丰绘好50幅画，弘一题诗，由上海佛学书店出版。《画集》出版深获好评。到1939年，丰子恺逃难到广西宜山。在离乱中丰不忘老师的60岁生日即将来临，拨冗排难，绘护生画六十幅，是为《护生画续集》，寄往福建弘一法师驻锡处祝寿。法师于战乱中接弟子如此厚礼，喜题诗文。后在1940年仍由上海佛学书店出版。弘一法师在写诗文同时，遥致信于在广西的丰子恺，提出：

朽人七十岁时，请仁者作护生画三集，共七十幅；八十岁时，作第四集，共八十幅；九十岁时，作第五集，共九十幅；百岁时，作第六集，共百幅。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。

丰子恺接师信后，立即回信，向法师表示决心：“世寿所许，定当遵嘱。”

弘一法师歿后，丰子恺集中后半生的心血，费时五十年，完成《护生画集》六集，共450幅，实践了自己对弘一法师的诺言，益发彰显出弘一法师伟大人格的感染力，以及慈悲护生的菩提之心。

（责任编辑 逸 轩）